

【台湾】诸葛青云
武侠小说大系

一 铃 半 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二十一

申一醉何等目力？一看便已猜出这面带愁容的白衣少女，便是自己老兄弟公孙玉的心上人卞灵筠，生怕她得知公孙玉伤势太重，因而流露痕迹，遂向六诏神君怪笑几声说道：“万俟午你这残废魔头，尽管放心，申一醉这回到纯阳宫中，不是找你打架，我有要事相商，不愿有其他任何外人在侧。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知道这位辣手神魔申一醉，向与自己一样狂傲，如今竟会有事相商？不由也向他怀抱中，被点了晕穴，昏迷不醒的公孙玉，看了几眼。

申一醉狂笑说道：“老残废，看些什么？你天不怕地不怕，难道还会怕我手中这昏迷不醒之人？‘流音水榭’何在？赶快带路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，向来作威作福，无异君王！但却被这位辣手神魔的一派命令口吻弄得啼笑皆非，转身对卞灵筠，秦灵萼，魏灵莎，褚灵珊四女说道：“你们且自巡视宫中，并传命下去，不奉我金钟三响相召，任何人不准妄入‘流音水榭’！”

卞灵筠眼看玉哥哥似乎气息全无地，被辣手神魔申一醉抱在怀中，自然莫明其妙？芳心之内，虽焦急不堪，但因六诏神君，御下素严，尤其当着外人，命令一下，不容丝毫违抗，只得与秦灵萼等，一齐恭身领命。

六诏神君万俟午向申一醉微一点头，寒铁宝杖“叮”然一响，便向那座红色鼎形楼阁的四南方，飘出数丈。

申一醉随后腾身，经过两重转折，面前居然一片清波，约有

三四亩方圆，池水中央，用翠竹为体，五色鸟毛作盖，建有一座并不太宽，但也不太小的玲珑水榭。

六诏神君寒铁宝杖点地，用他独步当今的“节节登高凌虚步法”，再转化“神龙渡海”，飘上水榭，申一醉则施展他那独创精研的“神魔三式”，与六诏神君万俟卣，同时在水榭以上落足。

六诏神君叹武林人物，不论何等高明，好胜之心，大都难泯！这位辣手神魔，分明业已自称这次来到纯阳宫中，不是找自己打架，却仍然要在这纵进水阁以上，暗含不肯后人的较时之意。

让客就坐，六诏神君万俟卣，向申一醉说道：“老醉鬼，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性情，干脆不必多绕弯子，你且开门见山的说说此来用意！”

申一醉哈哈笑道：“老残废虽然凶恶无伦，到底不像一般江湖下流贼寇的那等婆婆妈妈，拖泥带水！”

说到此处，一指放在软榻上的公孙玉又道：“这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，因身受重伤，虽获不世灵药，仍非你用‘纯阳真解’，与我的‘先天混元气’，配合施为，才能恢复一身武学，了他一桩多年心愿。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真想不到申一醉是把这一位蓝衫少年，带来求自己治病，不由摇头大笑说道：“万俟卣向来不受人恩惠，但也不施惠于人，老醉鬼，你这趟纯阳宫，算是白来，恕我有方尊命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，见六诏神君不肯相助，遂怪笑连声说道：“老残废，是不是我老醉鬼的面子不够？”

六诏神君看他一眼笑道：“要谈到面子，当世之中，恐怕没有再大得过‘黑衣无影辣手神魔之人’！但万俟卣话已言明，我生平就是不受人恩，不施人惠！”

申一醉附掌大笑说道：“老残废你说得只对了一半，当世以内，虽然找不出比我老醉鬼面子更大之人，但这世界以外，却不见得没有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不曾听出申一醉话中含意，正在暗想，自己怎的想不起还有比“黑衣无影辣手神魔”名望更高之人？申一醉又已手指公孙玉笑道：“老残废，你认不认得我这位忘年小友？”

六诏神君听出申一醉话中有话，重行凝注打量公孙玉半晌，摇头答道：“万俟卣不识此人，他姓甚名谁！是那一派门户中的弟子？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用一种极具挑逗讽刺意味的神态，怪笑连连说道：“他是你的要命魔星！他是你的追魂恶鬼！我方才所说他渴想了却的一桩平生大愿，就是要把你这老残废剜骨扬灰，挖心剖腹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涵养再好，也被这位辣手神魔骂得怫然说道：“老醉鬼，你不要对万俟卣过份骄狂无礼，倘若再不把这蓝衫少年的姓名来历说出，我便一掌把他震死在‘流音水榭’之中的软榻以上！”

申一醉大笑而起，在公孙玉贴身处取出元修道长的半枝断剑，暨六诏神君留在元真道长道袍下摆以上的一枚摄魂金铃，一齐托在掌中，向万俟卣面色一整说道：“万俟卣，你认不认识这令你触目惊心的‘半剑一铃’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这时才恍然大悟的诧声问道：“他叫公孙玉？是天南三剑的末传弟子？”

申一醉点头说道：“你猜得一点不错，除了是他，别人身边怎会再有这‘半剑一铃’？他如今功力毫无，昏迷不醒，你赶紧把他一掌震死，免得老醉鬼把他带到别处，找人治好内伤，恢复神功，成为你的未来隐患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眼皮一翻说道：“带到别处找人治伤？难道当世之中，还有人强得过万俟卣的‘纯阳真解’？”

申一醉知道这高傲魔头，业已上钩，故意诧然问道：“纯阳真解再高，又有何用？你不是生平不受人恩，也不愿施人以惠么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手指申一醉骂道：“老醉鬼，你在那里学来这一套花样？倘若你一进纯阳宫时，就说明这公孙玉的姓名来历，万俟卣早就点头！天南三剑虽在括苍山绿云谷，赌输自尽，但他们的胸襟武学，确实不凡，万俟卣早就想看看元修道长临终嘱咐，将‘半剑一铃’交付的末传弟子公孙玉，是怎样的一位后起之秀？如何既然相逢，我何吝于略耗真气，助他恢复功力？”

说到此处，向软榻上昏迷不醒的公孙玉看了一眼，又对申一醉问道：“老醉鬼，他是受了何种内伤？要怎样疗活？你定已知晓，快点说将出来，免得我再替他察脉搜经，多费手续！”

申一醉遂将公孙玉三度重伤，暨自己已喂他服食了一只何首乌之事，略述一遍，眼望六诏神君，怪笑连声说道：“替他疗治之法，是我用‘先天混元气’‘催动何首乌灵药药力，到达一处经脉穴道，你便立以‘纯阳真解’，替他打通……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不等申一醉话完，便即冷笑说道：“这样到好，何首乌药力周身流转，奇经八脉，及全身百穴皆通，他不但武功立时恢复，连真气内力方面，也比未伤以前，增强倍许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点头说道：“你讲得一点不错，这公孙玉学会了我的‘天星掌’，伏魔老尼的‘青莲剑’，以及他本门的‘无极气功’，‘天南剑法’！神功一复，真力再增，岂不是你的要命魔星？追魂恶鬼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长眉双扬，鼻中“哼”了一声，申一醉又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方才劝你趁他武功全失，昏迷不醒之际，轻来上一记‘纯阳真解’，岂不免得你十载之间？终日在这纯阳宫中，提

心吊胆!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，眼望辣手神魔申一醉冷冷说道：“老醉鬼，你不必多费这些浅薄口舌，万俟卣岂是仅凭言词，便能打动之人？光凭这公孙玉身畔的‘半剑一铃’，我已义不容辞，何况你又告知我，他身怀各家绝艺，万俟卣越发甘心助他恢复神功，增益真力，而使彼此极公平的，来一次泣鬼惊神决斗！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目光再度扫视公孙玉，向那位辣手神魔申一醉皱眉说道：“但在你以‘先天混元气’，催动药力，流转周身，等我替他打通经脉之时，万俟卣极易藏奸，只要对他奇经八脉的任何一处经脉，略下毒手，他人决难发觉，我却可在异日他来纯阳宫赴约，彼此交手之际，轻而易举地，把他一掌震死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目光凝注六诏神君说道：“老残废在狼毒之中，仍带光明，真不愧武林中群推你为‘诸邪之首’！但我若没有知人之明，及信你不过？怎会把我这公孙玉老兄弟，带到举世皆认为虎穴龙潭的纯阳宫中，更把助他恢复神功之事，责成在你的头上？”

六诏神君点头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马上下手替他疗治内伤，恢复功力！但在不曾下手之前，万俟卣却有两件小事，要你答应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，想不出这位六诏神君，会有何事相求？皱眉答道：“只要你能说得出口来之事，申一醉无不答应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一笑说道：“公孙玉知不知道你带他到纯阳宫来，找我相助疗治？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摇头答道：“我这老兄弟心高气傲，我怕他不肯要你帮助，而当世之中，又没有第二个恰当之人可求！遂把他先点了晕穴，然后带来此处！”

六诏神君点头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动手之间，不必解他晕

穴！我向你第一件要求，就是在公孙玉功力恢复以后，千万不可泄漏我曾经为他效力，免得他异日赴约之时，胸中恩怨牵缠，影响武功施展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闻言向六诏神君万俟午，把大拇指一挑，高声赞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，申一醉确实佩服你这老残废的刚强高傲！这件事你便不说，我也这样做，但竟在你口中，先行说出却太已难能！第一件没有问题，第二件是甚点事？赶快讲讲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淡淡一笑，向申一醉问道：“假如我不答应与你合手助他，而让公孙玉遍访举世名家，自行精研武学，他能不能在十载光阴以内，沟通奇经八脉，冲破‘生死玄关’，练到‘五气朝元’‘三花聚顶’的这等地步？”

申一醉摇头答道：“难！难！难！这等境界，委实太难！再好的姿质，没有二十年左右纯功，决难达到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突然悟透六诏神君万俟午问话之意，自座中一跃而起，手指六诏神君问道：“老残废，你是不是嫌与天南三剑所订十年之期太长，以致在纯阳宫中闷得无聊，要想叫公孙玉提前赴约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点头答道：“我替他打通奇经八脉，冲破生死玄关，便等于送了他十年功力！公孙玉伤愈以后，我再让他苦练一年，你能不能做主令他在明年今日，来此赴约，免得万俟午在这纯阳宫中，多消磨不少无聊岁月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暗想公孙玉所期望的“柔经”已毁，再无等待必要，遂点头说道：“老残废，你这种要求，合情合理，我不但替他作主答应，而且为了酬答你替公孙玉疗伤的这番盛意，再把时间缩短，何必一年？干脆就是公孙玉伤愈的半月以内，我保证他来到你这纯阳宫中赴约！不过……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扬眉一笑说道：“不过你要事先出手，斗我一

斗是不？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大笑说道：“对对对，上次我在你‘纯阳真解’之下，吃了一点小亏，心中不服！倘若这次我不抢先出手，万一你报应临头，死在公孙玉手中，岂不令我申一醉终身抱憾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午点头笑道：“凭良心说话，方今武林之中，也只有我们‘南北双魔’，才是真正对手，所以我也真想好好斗你一斗，如今后话莫提赶紧把这公孙玉治好，你既然代他再度缩短赴约之期，我索性也再送他一件希世宝物！”

申一醉听六诏神君还要赠送公孙玉一件希世宝物，不由深带诧异看了万俟午一眼，六诏神君微笑说道：“不等我拿将出来，你现在决猜不到是什么东西？还是赶紧为他治伤，伤好走时，自然明白！你用‘先天混元气’，把何首乌药力，逼到何脉何经？及那处穴道？最好告我一声，以便下手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闻言也就不再迟延，怀抱公孙玉，在六诏神君万俟午面前，盘膝坐定，左右双掌，分贴公孙玉前胸后背的“七坎”“脊心”两大要穴，闭目凝神，暗把自己所炼‘先天混元气’，缓缓经过掌心，化成一股火热热力，传入公孙玉的体内！

六诏神君万俟午也静气调元，冥心相待，其实如今他只要略凝“纯阳真解”，轻轻一掌，便足把天南三剑的末传弟子，及自己的唯一对手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，一齐置诸死地，永绝后患！

但这位群邪魁首，到底迥异心流，丝毫不肯乘人于危，作出最为江湖不齿的下流举措！

申一醉凝功片刻以后，突然睁目叫道：“如今何首乌药力，已自丹田升起，正走‘任脉’，你先点他的‘气海’‘石门’及‘关元’三穴！”

申一醉话音方落，六诏神君业已隔空认穴，运指如风，劲气

丝丝，连点公孙玉脐下的一寸五分，二寸，及三寸之处。

申一醉又复叫道：“中极，子宫，及曲骨三穴！”

六诏神君接连三指，申一醉目中神光四射急声叫道：“老残废注意，这一关极难！你要以不轻不重的恰到好处手法，点他任，督，冲三脉所起的‘会阴’要穴！手法略轻，则三脉难开，手法略重，则终身残废……”

六诏神君深深笑道：“老醉鬼只管凝功催药，莫要唠叨！这些通经截脉的点穴手法，是我‘纯阳真解’之中的拿手好戏！”

半空“嘶”的一响，果然以恰到好处的内家真力，点开了公孙玉“督脉”“任脉”“冲脉”三脉相交的“会阴”要穴！

两位绝代名家，就这样的凝神一志，各尽所能，整整费了大半日光阴，才算把公孙玉的奇经八脉，一齐打通，使他所服何首乌药力，达到周身百穴，以澈底疗治他在巫山巫峡，暨挨了戴天仇劈空一掌的三度严重内伤，并增益本身真气内力。

功成以后，六诏神君万俟午见辣手神魔申一醉的那袭黑色长衫，与自己的内外衣襟，一齐宛如水湿，遂以寒铁宝杖轻点，纵进水榭后室，取来一坛陈年茅台美酒，笑向申一醉说道：“老醉鬼先喝坛美酒，稍复疲劳，等我换身衣服，再来送你！”

说完，寒铁宝杖“丁”然一声，人便自“流音水榭”之中飞出，横越清波，往那鼎形楼阁纵去。

申一醉依旧把公孙玉放在软榻之上，脸上一片宽慰微笑，伸手劈开那坛茅台美酒的坛口封泥，就唇鲸舌，那消多久？便将十斤陈酒，喝了个干干净净！

六诏神君万俟午换了一身华服，再到“流音水榭”之际，申一醉刚好放下酒坛，唇边襟上馀渍淋漓的咧嘴笑道：“十斤茅台陈酒下肚，申一醉百累皆除！你还有件什么希罕宝物，要送给我这位老兄弟，快点拿将出来，我这就要带他走了，不然他被点晕穴过

久，对他功行不利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慢慢自袖内摸出一柄柔软如绵的带鞘短剑，递与辣手神魔申一醉道：“天南门下，以剑名世，我送他一柄当世第一的‘灵龙匕’，又为他打通了奇经八脉，这公孙玉倘若仍然死在我的手中，万俟卣大概不会再蒙受那‘欺凌后辈’的恶名了罢？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此次到了纯阳宫后，觉得这位六诏神君，十分慷慨磊落，颇以为他因功行精进，不似昔年凶狠！还想暗中设法公解公孙玉师门这段嫌怨，但如今听他这般口气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老残废，你委实凶心不改，恶念难除！怎么才辛辛苦苦地，把我这位老兄弟治好，却又立即想他死在你的手下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哈哈一笑，面布寒霜说道：“天南三剑，在括苍山绿云谷一齐丧命，他们门下，自然与万俟卣仇比海深，我不杀他，他要杀我，老醉鬼，你若与我易地相处，在半月以后，公孙玉来我纯阳宫赴会之时，容不容他逃出掌下？”

申一醉被六诏神君问得默然无语，伸手接过“灵龙匕”来，着了一看说道：“老残废专门会慷他人之慨，这柄‘灵龙匕’，是不是你自戴天仇手中夺来之物？”

六诏神君听他提到戴天仇，目中突然一亮，向这位辣手神魔笑道：“老醉鬼，我也托你一事，你能不能在半月以后，公孙玉来此赴约之时，把戴天仇之师，一齐邀来，好让我把几桩心愿，一并了却！”

申一醉闻言哈哈大笑说道：“那位双臂均断在你手的老尼姑，那里还肯再来见你？不过你们这重公案，我胸中全部了然，半月以后，定叫你所有恩仇，一齐了断就是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卣默然不言，申一醉遂抱起公孙玉，向他略一点头，纵出“流音水榭”，往碧云庵驰去。”

等他怀抱公孙玉，纵进碧云庵内，却见庵内已不止沈南施一

人，戴天仇，伏魔神尼青莲大师，以及公孙玉的二师兄一鹤道人，亦均来到。

伏魔神尼青莲大师一见这位辣手神魔，便即双掌合十当胸，微笑说道：“申施主，自从雷岭一别，贫尼天下相寻，云鞋踏破！想不到……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先放下公孙玉，替他拍开晕穴，改点了“黑甜”睡穴，然后向青莲大师，怪笑连声说道：“老尼姑，便你不来找我，我也在半月以后，帮我这位老兄弟，把他与六诏神君万俟卨的一段仇讎了却，便自动回归那雷岭幽洞之中，永不出世！”

这几句话，不但把青莲大师听得诧异，连戴天仇，沈南施，一鹤道人等人，也觉得这位宛如神龙隐现，不可捉摸的武林怪杰，怎的忽然心猿能服，意马能收，甘心幽居雷岭，永不出世？

申一醉长叹一声，手指公孙玉说道：“这茫茫浊世以内，触目尽是可悲之事，与可杀之人！偏偏我这位老兄弟，在放我出那雷岭幽洞之际，不曾把第三根杪楞神木弄断，害得我空自热血如沸，心痒难搔，却无法痛快淋漓地尽铲不平，大开杀戒！这样下去，光憋这口气，也定把我老头子憋死，自然不如眼不见心不烦，仍然回到雷岭，与那些鸟兽松雪等无机之物为伍了！”

青莲大师听完连连点头佛喧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尚未开口，戴天仇却急急问道：“申老前辈，你把我玉哥哥弄到哪里去治伤，治好没有？还有你手中拿的这柄软剑，不是我失落在六诏神君万俟卨纯阳宫内的‘灵龙匕’么？”

申一醉看她一眼，微笑说道：“你玉哥哥的伤势，不但被我治愈，并且奇经八脉已通，真气内力，比未受伤前，反而增强不少！这柄软剑，正是‘灵龙匕’，我从纯阳宫中盗回，并与万俟卨那魔头，订了半月之后，公孙玉以‘半剑一铃’为信，到他纯阳宫内，了断括苍山绿云谷，天南三剑的一段仇讎之约！”

申一醉的这一段话，显有漏洞，除了沈南施深知细底，青莲大师微轩双眉以外，戴天仇及一鹤道人，均因公孙玉神功得复，喜出望外，根本不曾对申一醉怎会带着公孙玉？跑到纯阳宫去盗回“灵龙匕”一事，有所怀疑猜测！

这时申一醉因公孙玉休息已够，遂把他拍醒，告他伤势已痊，神功已复！”

公孙玉自然大喜过望，略一运气行功，果然觉得真气内力，不但极其充沛，并可随意所指，流转周身经脉！

公孙玉极度欣喜之下，手中把玩着那柄“灵龙匕”，向一鹤道人笑道：“二师兄，你远赴北海真如岛，拜谒心澄大师，求学‘天雷掌’一事，可曾如愿！”

一鹤道人笑道：“天雷掌业已学成，师弟的‘灵龙匕’也得，可惜就是大师兄，始终音讯沉沉，难道他在江湖之中，始终不曾听得恩师师叔，在括苍山绿云谷内，齐归道山的噩耗么？”

公孙玉听得大师兄无从寻觅，也略觉皱眉，但申一醉问清青莲大师所定破敌之策以后，却哈哈笑道：“你们这位大师兄，来不来根本无关紧要，因为我已与万俟卣约定，在未被你们杀死以前，先要和我恶斗一场！就算我再度败在他‘纯阳真解’之下，难道还耗不去他几成真力？”

说完，转向戴天仇笑道：“戴姑娘，你知不知道你为何与卣灵筠那等相像？”

这件巧事不但戴天仇怀疑已久，公孙玉也渴欲得知，两人遂全向申一醉急急追问。

申一醉笑道：“你们两人，一个既不姓‘戴’，一个也不姓‘卣’，大概全要姓‘顾’！”

戴天仇闻言，妙目圆睁，大诧不解！申一醉又复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是一胎孪生的同胞姊妹！你师傅告诉你姓‘戴’，用意在使你

莫忘身上所负的不共戴天之恨！你姊姊姓卞，则系从母亲之姓！”

戴天仇越听越觉糊涂，皱眉问道：“我母亲姓卞？她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哪里？”

申一醉神色郑重的答道：“你母亲叫卞青萍，她如今在湘西九疑山的摘星峰顶！”

戴天仇如闻晴天霹雳般的惊得叫道：“我师傅恨大师，就是我的母亲？”

申一醉默然点头，戴天仇又复急急问道：“我母亲不让我忘记不共戴天之仇，定然我父亲早已被人害死！申老前辈快告诉我，我父亲是谁？我仇人是谁？我母亲双臂是怎样断的？及断在谁的手里？”

申一醉说道：“你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叫我从何答起？我且把你师傅耳中所听来，十八九年前的一桩故事，略为叙述，一切因由，便可自然明白！”

原来六诏神君万俟卬，与恨大师前身卞青萍，本是一双中表兄妹，并因双方全是一样的绮年玉貌，相爱亦深。

万俟卬生性极爱习武，交游颇广，硬把好好的一份家财挥霍干净，以致遍受族人唾骂，愤而出走。

卞青萍为了此事，起初何尝不红泪偷弹，柔肠寸折？但万俟卬一去六七年之久，杳无影讯，遂不得不在父母做主之下，嫁与当地一位著名才子顾昌亭，结缡以后，因女貌郎才，夫妇到也颇为相得。

不过这种琴瑟相调的美境，并不太长，约莫在他们婚后的一个半月左右，卞青萍发觉自己红潮失信，正在羞对郎言之际，突然烛光一闪，顾昌亭平白飞头；血雨狂喷以下，自然把卞青萍这等娇弱佳人，吓得当场晕绝。

等她缓缓醒来，所居之处变成了深山古洞，已非绣阁香闺，而且与自己赤身相拥同衾的，居然竟是旧日情人万俟午！

卞青萍冰雪聪明，略一思索，便知是万俟午学艺归来，因妒生根，杀死丈夫顾昌亭，并把自己迷倒，掳至深山，硬加奸占！

万俟午见她醒转，自然百般安慰，卞青萍深明礼义，本来痛不欲生！但一来为了腹中已有夫君后代，二来更想亲自为顾昌亭报仇，遂将满腔非愤，暂忍心头，反而假意与万俟午旧欢重拾，十分恩爱。

直到腹内胎儿，再有月许，便将临盆之时，卞青萍恐怕万一所生儿女，面目酷似顾昌亭，则万俟午必难容忍，而加毒害。

所以处心积虑的把万俟午灌得大醉之后，取了一柄尖刀，便向他心窝插入！

可惜卞青萍身无武功，腕力太弱，何况一个红妆弱女，自然绝无杀人经验，颤抖抖地拼命一刀，却仅刺在万俟午的右胸肉厚之处。

万俟午狂暴无伦，见卞青萍与自己七八个月的恩恩爱爱，居然全是虚情假意，立时怒火高腾，负伤夺过刀来，活生生地劈断卞青萍一条右臂！

这还是因卞青萍腹内有孕，万俟午以为是他骨肉，才手下特意留情。卞青萍知道事不可为，遂选择了一个万俟午与强敌拼斗良机，悄悄逃走。

逃走以后，居然遇到一位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的师门长者，百慧大师，愿意收留卞青萍，并对她传授武技。

怀胎期满，二女孪生，而百慧大师也就在卞青萍分娩以后的三个月间，功行圆满，西归极乐。

卞青萍始终心切夫仇，以三年光阴炼成了一件“天花毒芒”的厉害暗器，遂把小女儿托付一位友人逍遥先生孟野鹤，自己带着

大女儿，往云南六诏，寻找深仇六诏神君万俟午。

她因知此去或成或败，自己均极少生机，恐怕女儿将来认贼作父，遂在爱女贴身，暗藏了一幅素绢，绢上只用针尖挑出“万俟午是你不共戴天深仇”，不是细心，不易看出的十一个大字。

到了六诏山后，卞青萍声明特来送还他所生骨肉，万俟午自然大喜，但因深悉卞青萍刚烈习性，接见以下，便已凝功暗备。

卞青萍交过女儿，立即施展“天花毒芒”，六诏神君万俟午哈哈一笑，无形罡气震处，毒芒粉碎无功，并又把卞青萍仅存另一只手臂斩断，讪笑她双手皆无！如何再来报仇？除非自尽以外，余生之年，必然极尽凄凉痛苦。

卞青萍双手虽断，一心不灰，知道自己从师太晚，百慧大师虽然不吝真传，已有许多功力，无法锻炼！遂把整个希望，寄托在小女儿身上，替她起名“戴天仇”，在九疑山摘星峰顶，苦心陶冶。

这边六诏神君万俟午虽对卞青萍送来之女，是否自己骨血，略有怀疑，但因她生得玉雪聪明可爱，遂让她暂从母姓，取名“灵筠”，收为六诏门中，第二代弟子之一。

戴天仇听辣手神魔申一醉把这桩昔年隐事，细细讲完，玉颊以上，早已泪渍纵横，蓦然一跃而起，咬紧牙关，凄声叫道：“作人总不能不知根本，我去找我姊姊，告诉她去！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见戴天仇激动过甚！含笑说道：“纯阳宫不能乱闯，这事既由我口中说出，老头子只好再陪你跑上一趟！”

等他们老少二人，风驰电掣地赶到纯阳宫左近，却无巧不巧的看见卞灵筠独自站在高峰顶上，凝望碧云庵方面，白色罗衣胸前，一片泪渍！

原来卞灵筠见申一醉把昏迷不醒的公孙玉在纯阳宫中，抱进抱出，不知何故？芳心中自然焦急异常！又无法远离纯阳宫，去

往碧云庵中相探，只得每日略有闲暇，均在这高峰以上，痴痴凝目。

如今见申一醉等到来，卞灵筠自然狂喜，戴天仇一声凄呼“姊姊”，扑入卞灵筠怀中，泪如泉涌地，把所闻生世，一一转告。

卞灵筠听完如梦方觉，心想怪不得一般师姊妹，个个均系六诏神君万俟卣的泄欲炉鼎，他却单替自己臂上，点了一粒守宫砂，丝毫不加凌逼，原来万俟卣仍以为自己可能是他所生骨肉！

公孙玉武功既复，则一切恩仇，自然等待群侠纯阳宫赴约之时，合并了断！戴天仇一再叮嘱姊姊，千万强忍仇火，不可在约期以前，有所泄漏。

卞灵筠凄然点头说道：“我还有一位秦灵萼姊姊，她也是父母全被万俟卣杀光，把她掳进纯阳宫中，长成以后，并加淫辱！这位秦姊姊人品极好，但命运太苦，你们赴约之时，必须对她特别注意保全，因为她也打算在六诏神君万俟卣，遇上强敌拼斗之间，突然下手为全家及自己报仇雪恨！”

戴天仇自然连声答应，这时纯阳宫中，六诏神君万俟卣召集徒众的金钟又响，一双姊妹，只得依依不舍的暂作分离。

转瞬半月，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，伏魔神尼青莲大师，一鹤道人，公孙玉，戴天仇等五人，遂往六诏神君万俟卣的纯阳宫中赴约。

六诏神君万俟卣知道辣手神魔申一醉等，均是一诺千金之人，到期必来赴约，所以把纯阳宫中，业已布置得美轮美奂，并亲到宫门以外迎接。

一鹤道人与公孙玉师兄弟，见六诏神君万俟卣查对过“半剑一铃”以后，神色肃然的双双站起身形，向六诏神君恭身施礼问道：“请教万俟神君，我们在何处动手？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卬见他们师兄弟，虽然月光之中，深深流露仇火厉芒，但礼节方面，仍然周周到到。不由暗叹名门弟子，毕竟不凡，急忙含笑答道：“这殿外便是一片广场，我们只要移座出殿便可！”

当下便由殿中侍应诸人，搬移座位，六诏神君万俟卬也含笑起立，相请辣手神魔申一醉，伏魔神尼青莲大师等人出殿。

在殿外落坐以后，六诏神君面容一凛，目光电扫诸人，冷然问道：“今日在座诸位，是不是全要向万俟卬赐教？”

辣手神魔申一醉大笑说道：“那里，那里，除了天南三剑的两位高足，师门重恨，义不容辞以外，只有我老醉鬼，与你这老残废，还有一场死约会而已！”

六诏神君万俟卬闻言眉头略轩，看了青莲大师一眼，又复问道：“伏魔神尼法驾，难道是适逢其会的无意光降？”

伏魔神尼青莲大师，方合掌宣了一声佛号，辣手神魔申一醉已自怪笑说道：“老残废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今日这场约会，无疑彼此均属生死之争！不论是你死，或是我亡，有一位佛门神尼，在旁念念往生咒文，超度超度，不也好么？”

双方到那议事大殿之中，落坐以后，六诏神君万俟卬目光一扫，向戴天仇微笑问道：“你师傅怎不前来？”

戴天仇妙目以内，射出一种愤怒光辉，咬牙不答。

六诏神君万俟卬，见她这般情形，一笑又道：“你师傅不来，我也不好意思强夺后辈之物，仍然把剑还你！但‘灵龙匕’……，业已失去，只剩下一柄‘盘螭剑’在此！”

说完，便自旁边侍立的秦灵蓁身畔，取过‘盘螭剑’，向戴天仇递去。

戴天仇脸上一红，不肯接剑，但那位辣手神魔申一醉，却代她接过，向六诏神君，怪声笑道：“老残废，你与天南三剑的两位